

# 西梁外·大凉山

□杨廷华

西梁外和大凉山,一个大西北,一个大西南,远隔千山万水,似乎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今天却把我写在了一起。

西梁外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是,它是内蒙古达拉特旗对本旗西部黄河冲积平原以南丘陵地区的一个俗称。包括高头窑、青达门、呼斯梁、霍寨图等四个乡、撤乡并镇后这些地方分别划归了沿河各乡镇。

我对西梁外的最初印象缘自40年前,那时候我在达拉特旗唯一的国营照相馆工作,为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照毕业像是当年服务行业的任务之一,下乡过程中西梁外的霍寨图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里当年是金旅最富庶、最荒凉、最落后的一个地方。

我们一大早从旗里坐上大客车,中午过后到达了高头窑,而从高头窑到霍寨图是隔日才通一班车,为了赶时间,我们搭乘了一辆拉炭的拖拉机,坐在装满大炭的拖斗上,举目四望,渺无人烟。车头偏西时终于发现了目的地——霍寨图公社所在地的大井学校。

名曰大井却没有水井,坐了半天的炭车,满脸煤污的孩子们,学校老师一见面就嘱咐我们,化验时要节约用水,因为这里用的水都是从十几里外拉回来的。天色渐暗,外面响起了柴油发电机的声音,老师告诉我们,早点休息,晚上10点就停电了。

八十年代我在达拉特电视台当记者,有一年天大旱,我们去西梁外拍摄旱情汇报专题片,七八月份了,

霍寨图地里的粪堆未撤。我们只能在两处地方看到绿色,一处是多年的大树,一个是村民门前的几平方大小的菜地。还有一个画面至今难忘,因为吃水困难,人匹马夫拉一次很不容易,每户人家盛水的缸特别多,有人编了句顺口溜,“穷的要甚没甚,进一亩大盆”。

2018年金秋时节,为拍摄金旅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画刊图片,我和彭友又来到了西梁外,这个地方叫霍寨图,1952年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县,然而,凉山彝族自治县的核心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社会、地理等原因,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前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奴隶社会制度,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被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活化石。

镇里的小石领着我们下车拍摄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放眼望去,高压输电线银光闪闪,自动喷漆机像龙游动,一片片平整的土地上人声鼎沸,一台台马铃薯收割机色彩不断,一排排装满马铃薯的彩条编织袋像士兵一样整齐列队

伸向远方。这就是当年偏远而荒凉的西梁外吗?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土地上忙着装马铃薯的人们竟然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

我们知道,大凉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巧渡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举行彝海结盟,留下了不少红色的故事。凉山1950年解放,1952年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县,然而,凉山彝族自治县的核心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社会、地理等原因,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前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奴隶社会制度,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被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活化石。

我没有去过大凉山,但在我过

去的印象中,凉山就是偏远,凉山就是封闭,凉山就是落后,当然,凉山也是神秘的。近年来不少摄影人常去凉山采风拍片,而我看到的摄影作品也大多是黑白和灰色的,似乎黑白灰就是凉山彝族人的生活底色。

然而,在今天的西梁外,我却真切地看到了彝族人生活中的色彩。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打工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有经纪人组织,今年来了近100人,一般秋末来干一个月左右,干完就回去了。在我的镜头中,他们的服饰丰富多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来黄硷日村种粮的马铃薯的是一家双星现代农牧业公司,他们承包了村民3000亩土地,承包期30年,然后打井上电、机械耕作,种植马铃薯和红枣。当地村民既能分到土地承包费,自己还有土地耕种,生活滋润不缺钱,季节性的打工活也不缺。双星公司经理告诉我,一块三毛钱工资,经纪人要从中抽一点,但那些彝族人很满意,因为他们总收入都很可观。据说按年收的小伙子有的一天最高能挣到五六百元。

今年不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不少媒体推出了《我身边变化》等栏目。

西梁外变了,从无电缺水到自动喷淋。大凉山的彝族人也在变,走出封闭的大山,走向外面多彩的世界。这些不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吗?



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正在西梁外装马铃薯

# 驼蓬,我为你唱一支歌

□高峻

人们赞美够了椰子  
赞美够了桃子  
茫茫的戈壁沙漠上  
那一团团骆驼蓬  
在干旱的风沙里  
不急不躁  
开着几朵鹅黄的小花  
风鼓足一口气  
想把它吹走  
可怎么也吹不走这顶皇冠

它是戈壁沙漠里的公主  
在阳光的照耀下  
把这里的春天扮靓  
唧唧嗡嗡的小蜜蜂  
在骆驼蓬开的小花上飞来飞去  
填补着风停下来的空白  
一些平常不识的小昆虫  
喜欢在它回家的时候  
出来散步  
它们实在累了  
等雨的到来

秋天不知不觉来了  
骆驼蓬结下一串串小浆果  
像一串串铃铛  
摘了一颗放在嘴里尝尝吧  
苦涩的汁液把我的唇涂红  
这是多么苦涩的情怀  
又是多么誓死的忠诚  
我终于明白  
只要有信念  
就算是再孤独的灵魂  
也会有幸福的微笑

洒遍东南西北  
戈壁沙漠在哪里  
骆驼蓬生长在哪里  
热手相握泪眼  
执手无语凝噎  
这是多么浪漫的情怀  
又是多么誓死的忠诚  
我终于明白  
只要有信念  
就算是再孤独的灵魂  
也会有幸福的微笑

# 防汛抗洪(三句半)

□王紫晨

甲:刚才的歌声真好听,  
乙:以为当年的那兰英,  
丙:我们上来四个人,  
丁:说防洪?。

乙:家家户户都操心,  
丙:全靠我们的领头人,  
丁:行不行?。

乙:一心意为社员,  
丙:舍了辛苦又舍钱,  
丁:好党员。

丙:塑料布垫地压沙包,  
丁:防得牢?。

甲:天义品种不奇怪,  
乙:庄户种在围堤外,  
丙:几万亩葵花和玉米,  
丁:河头地?。

甲:先说书记白布仁,  
乙:吃不香来睡不稳,  
丙:又问暖来又问冷,  
丁:贴心人?。

甲:新任村委李候小,  
乙:加上群众干劲高,  
丙:死守防洪第一线,  
丁:品行好?。

甲:因为有了好领导,  
乙:加上群众干劲高,  
丙:才有今年好收成,  
丁:实在好?。

甲:玉菱不浪尺数长,  
乙:要花炮嘴嘴嘴嘴,  
丙:站在坝上一望,  
丁:好庄稼?。

甲:再说政府高苏北,  
乙:合理安排巧调度,  
丙:又给财来又给物,  
丁:好庄稼?。

甲:张如玉,腿真快,  
乙:又出点子又出力,  
丙:敢和领导发脾气,  
丁:猛张飞?。

甲:说到这里停一停,  
乙:还有一位领路人,  
丙:海安驻村工作队,  
丁:都建村?。

甲:呼啦啦的西风水东流,  
乙:风大颜色雨不停,  
丙:二不流河水淌河埂,  
丁:吓死人?。

甲:一面面红旗迎风飘,  
乙:主要党日开得好,  
丙:哪部书读得好多,  
丁:滋精神?。

甲:岳岳岳,岳四四,  
乙:又扶来又扶防,  
丙:泥里滚来水里头,  
丁:不要命?。

甲:一党的政策好,  
乙:二是有了好领导,  
丙:三是上下一条心,  
丁:有干劲?。

甲:今年的洪水实在猛,  
乙:淹了东村淹西村,  
丙:万一黄河决了堤,  
丁:没收成?。

甲:张二亮,好书记,  
乙:胆大心细又细心,  
丙:操来人马机器,  
丁:有能力?。

甲:李明亮高金蛇王林如,  
乙:胡丽芳王海李保荣,  
丙:王德义翟贵福李建军……  
丁:数不清?。

甲:打渔划到渡口船,  
乙:胡闹的故事说不完,  
丙:后面的节目更精彩,  
丁:向右转?。

甲:四方亩庄户三千多人,  
乙:妇女干部叫张月,

甲:我们农民智慧高,  
乙:水来土挡有高招,

甲:我们农民智慧高,  
乙:水来土挡有高招,

# 家乡的芦苇林

□王长青

又见到了久违的芦苇林,在公园的一角,一片挂满露珠的芦苇林,屹立在湖畔,蜿蜒到湖心。我曾在茫茫的芦苇林里喂过小鸭,这些可爱的小鸟成了我们的宠物对象。鸟蛋真多,有大有小,最大的要数野鸭蛋了,和鸡蛋大小差不多,有时碰上一窝,竟有十几个呢。我把鸭蛋拿回家,家那叫“大凉儿”的芦葦草,家那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葦林……

春天,白雪消融,万物复苏,我们村北的万亩芦苇原此时也充满了生机。这里是多年的沼泽地,多少代的芦葦林,家乡父老都叫这片盆地为“大凉儿”。据史料记载,当年汉文帝年间胡汉和亲,昭君出塞就是从长安出发,一路秦直道,穿过鄂尔多斯高原经过这里以昭君吹笛吹过黄河的。昭君走到这里,芦苇林里栖息的大雁群而围观,它们被姑娘的美丽惊呆了,竟盘旋在空中空飞了抖动翅膀,纷纷掉落落在昭君的马后。也成就了昭君落雁“羞”的美名。也许是多年沼泽地长满水草和鸟类栖息的缘故,大凉儿里掏出的土全是长满杂草和鸟粪化石的黑土。肥沃的土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长满了尖尖的、嫩嫩的芦葦芽。以前曾听四川人说的的一段笑话——春天的竹笋长得快,人蹲在地上方便,还没站起来竹笋就长得顶住屁股了。我们大凉儿的芦葦芽也一样,几场春雨过后,伴随着布谷鸟的催耕声,芦葦“叭叭”的脆土了,芦葦破壳,芦葦翠绿生长。举目四望,原野已变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清风吹过,芦葦沙沙作响,和远道而来栖息的候鸟叫声遥相呼应,演奏着一曲春天的乐章……风吹草低的芦葦林啊,你总是夏天好心情。

夏天,这里成了我们玩耍的乐园,每到这时,不是把芦葦制成笛子吹,就是小伙伴们在这无边无际的草甸子里捉迷藏、挖苦菜、寻鸟蛋。这里的苦菜长得又嫩又嫩又嫩,人吃、喂猪都是上等佳肴。现在才知道,苦菜不但美味鲜美,还是难得的中药,是哮喘、哮喘的克星。最有趣的要数寻鸟蛋,几个孩子在两三米高的芦葦林里分头寻鸟蛋,互相看不见头顶。这里的飞鸟真多,春天有白天鹅、大雁、百灵鸟;夏天有老牛头、炸响炮、捞鱼

主公路上,来往行人,进出车马排成了一条一条长长的长龙。当时在老家,我每年都会参加打草的,曾记得,那时我曾拿着一把一米多长的扁担(新蒲草编,就是刀柄一丈多长,刀尖是比蒲草常,和鸡蛋大小差不多,有时碰上一窝,竟有十几个呢。我把鸭蛋拿回家,家那叫“大凉儿”的芦葦草,家那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葦林……)把鸭蛋拿回家,家那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葦林……

最为壮观的是秋天打草了,那场面至今难忘。茫茫的草甸子里水车龙,会几十个社干人在这里打草,也带动了周围做草的中小小贩,瓜果蔬菜,小吃到处都在叫卖,人欢马叫,熙熙攘攘。大凉儿中央一条

主公路上,来往行人,进出车马排成了一条一条长长的长龙。当时在老家,我每年都会参加打草的,曾记得,那时我曾拿着一把一米多长的扁担(新蒲草编,就是刀柄一丈多长,刀尖是比蒲草常,和鸡蛋大小差不多,有时碰上一窝,竟有十几个呢。我把鸭蛋拿回家,家那叫“大凉儿”的芦葦草,家那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葦林……)把鸭蛋拿回家,家那那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葦林……

